

昔日青青

章台柳

那一年，他十三歲，不知道為什麼偷偷地喜歡上補習班裏的一個女孩。也許是她淡淡憂鬱的側影吧！他想。就為著能夠時時刻刻捕捉那份淡淡的憂鬱，他總愛挑她側後方的座位。也不管講台上老師的聲嘶力竭，他總是全心全意的守候著，等待她不經意的回頭，那麼他就能夠看見她那淺淺的笑意（叫心中突然一緊）。或是她不回頭，他就靜靜地、忘神的凝視她的側影；或是在筆記本上一筆一劃劃的塗滿她的名字，紅紅藍藍灰灰各種筆觸似他的心情紛紛，卻有種說不出的甜蜜。

他一直悄悄地守著這個秘密，一個心底最深處最甜最美的夢與記憶！

之一·驚蟄

或許他一直等待的，就是那一聲輕喚吧！

那陣子他的心情一直陷溺於低潮，一方面室悶於每日單調而重覆的社團工作，一方面又履履為周遭人事的風狂雨驟而煩心。他常常不自覺地陷入沈思之中，而心裏邊真正在想些什麼，自己亦不知曉，只覺得有種說不出的窒鬱彷徨。就像是一個人站在下班尖峰時的十字路口，看著來往的車水馬龍，廢氣車煙喇叭聲警察吹哨吆喝聲交織成朦朧渾沌的畫面，臉頰上汗珠滴滴滑落，卻是不知自己等的是紅燈或綠燈，是左轉、右轉還是前進後退？

那天，他坐在社團裏忙著整理資料，忽然胸中潮來潮往，直想找個人說話。他環顧四周，只見個個低著頭忙著自己的事，一種落寞的感覺迅速地淹沒了他。「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他覺得自己像隻孤雁！

是她將他從惆恍沈咽中喚回的，他永遠記得。

她將他的名字一聲輕喚！他驀然回首，夕陽的光影柔和地灑在站立門外的她身上，這情景教他一怔。他不由自主地起身迎向夕陽中的她。就著落日餘暉，在那張焦急而關切的臉龐上，他瞧見了一雙清亮深邃的眼眸，盈溢著包容、溫柔與溫馨。剎時他思潮起伏澎湃，彷彿這些日子來所等待的就只為這一聲輕喚，彷彿千百年蟄伏翻滾的心情已教這眼眸看透！

她款款相詢，娓娓細語；他就讓自己的思緒在記憶中穿梭，在靜靜凝眸中回想她的纖細美麗。在一陣相視無言後，他隨著她的目光眺向窗外，看著彩雲滿天，心情沒來由地興奮起來，像是青鳥驚見第一道春雷時忍不住地雀躍！或許他一直等待的，就是那一聲驚蟄吧！

之二·穀雨

他第一次約她單獨出來見面，在一個夏日的黃昏裡。

他原先是設想有彩雲滿天的，那樣的天空曾是他最美的記憶。卻不料一陣午後的雷陣雨驟下，淅瀝瀝地敲打著地面，也敲打在他心上，他開始擔心起她來，不知她有否帶傘。

六點了，他一個人站在雨中的植物園門口守候，天漸漸地暗了，一種無名的恐懼隨著黑暗也逐漸地擴大成形，雨下得更大了，她還是沒來。「該不會是忘了吧？」他想。「還是雨下得這麼大？」他還是堅信她一定會來的，真的！她來了！遠遠地看見她的身影由模糊而清晰，他的心便開始忍不住雀躍。她也看見他了，加緊脚步跑了起來，水珠濺起一串零亂而紊急的詩句。她真的來了！雨，也停了。

望著她分不清是雨水還是汗水潤濕的髮絲烏亮而柔順地流洩在她的前額、肩上，看著她喘吁連連，兩頰浮起紅暈，急急傾訴；他靜靜聆聽，心底逐漸濕重起來，轉瞬間漫溯成一片無盡的憐惜。他真的好憐惜起她來呀，總覺得最該怪的是他自己啊！怎會如此不該地選擇這般的天氣，這樣的地方？怎會捨得這般地對待她呀！

雨絲再次斜飄而至。他打開傘，向上舉起，撐起一弧渾圓亭蓋，也撐起一片朗朗晴空。他輕輕攏著她共享這傘下的宇宙。雖然，雨淋濕了她右肩，淋濕了他左臂，兩人走在傘外的雨絲裏，兩人也走在傘下的晴空中。

雨簾外，有煙水迷濛。有一池紅蓮，甦醒復沈睡。萬籟沈沈，時間悄悄走過，走過樹梢垂直滴落的雨珠，走過蓮花池上蜿蜒空靈的長廊，走過花開花謝，雨落雨歇。

兩人佇立在六角涼亭裏，抹去髮上的水珠，擦去身上的雨絲，沒來由地相視而笑。回首，瞧見街燈在雨裏朦朧昏黃，他的心裡忽然熱潮洶湧，從心底最深最深處無端地翻滾起來！

之三·白露

那一天的黃昏，晚霞滿天，他跨上單車載著她在鄉間小路上追逐夕陽，笑聲燦燦。

漸漸地，他漸騎漸慢，緩緩地停下車來。轉過身去，看著她詢問的神情，他不發一語，將目光眺向遠天絢麗的紅日。兩人默默地看著落日餘暉一寸寸隱去，惋惜的讚歎猶未發出，回頭一瞥，一輪皓月悄然升起，心中剎時欣喜盈溢。

他再次跨上車，她卻示意他等等。懷著納悶的心情，他跨坐車上。暮色緩緩籠罩在大地上，四週的稻田才剛播過種，一畦畦的田中倒映著一塘塘的月色，波光粼粼。仰頭望天，只見明月一輪繁星萬點。

當他沈思在滿天浩瀚的星斗間時，卻聽見她說話了，話聲在靜寂的月夜中格外顯得晶瑩。

「看！快看那邊。還有那邊！快點！」她像個調皮的小女孩似的，東指一處，西指一個，把他也弄糊塗了。回頭見她焦急又興奮的神情，便問了她到底是在看什麼。她道：

「你沒看見那些燈一盞一盞地亮了起來嗎？快點，看！那邊又亮了！」

他恍然大悟，她這麼興奮而欣喜的理由，竟是為了遠處田野中盞盞閃爍的燈光。便也隨著她雀躍地在夜空中逡巡。

「有人說，每盞燈下都有一個故事，不知道今晚看了這麼多盞燈，也看到過多少美麗的故事呢？」她偏過頭來望著她，慧詰的雙眼眨了眨，像是詢問，又像在自言自語。

「其實大多數燈下的故事都是平凡的。只是距離增加了它的美感，真正美麗的故事怕是不多吧！」他輕聲一歎！「可是只要有一個故事是美麗的，那麼這些燈光不也就連帶著有意義了嗎！」她半嬌半嗔的，像是和他賭氣似的冒出話來。

他細細咀嚼她的言語，「只要有一個故事是美麗的！」

「然而要獲得這份美麗，卻是要經歷多少的等待，熬過多少次的磨鍊呢？」他的心中剎時一片茫然，怔怔地望著遠方明滅的灯火。

「想什麼？」輕拍著他的肩，她關心的問。

「沒想什麼，只是在想只要有一個故事是美麗的，那麼再多的等待也是值得的！」回身看她，兩人相視而笑！他輕輕哼起「刺鳥」的曲調，在明亮的月色中載著她前行！

之四·小雪

他們擦肩而過。

場景是在縱貫線上的一個車站裏。他剛剛招呼完一群準備踏青的同學坐定後，迴向窗外一望，卻見窗外停靠的列車中坐著一位熟悉的身影。「是她！」而她也正好轉過頭來。

隔著玻璃窗，這感覺似真似幻，他變得有點不知所措，雖然那臉龐曾是他最美好的記憶，也曾無數夜裏輾轉反側，卻不料再次相遇會是這般情形，想打招呼的雙手尚未舉起又放下，「她聽的到嗎？」他不禁低下頭來問自己。

她的心中也是熙熙攘攘的在記憶中穿梭，「是他呀！」這般的不期而遇倒是真的出人意外，懷著無法相信的心情，她輕撫胸口再望窗外一眼，「真的是他！」於是現在與過去就在眼眶中交集起來，她眨了眨眼中的晶瑩，看著他輕輕笑了！

這邊的他此時也抬起頭來，就在這一俯一仰間，彷彿所有的雨驟風狂都已變得雲淡風清了。他釋然地笑了笑，擺

一握手，深深的凝眸對車窗外他曾鍾愛的記憶。他想，別後日子裏的她，不知過得好嗎？他想仔細的看看。而自己心裏很明白，這些理由只不過是想看她的藉口，真正的理由該是：。似乎很多理由是理由，又似乎全不是理由，就像當初分手的理由！

而她看著他凝眸的雙眼，那種專注執著的神情卻是再次刺痛著心頭。曾經，她曾浸潤在這神情的喜悅中。曾經，她也曾為這神情煩憂害怕。別後的日子裏，她幾番細細思量，不是不願意接受這份感情，而是害怕一旦陷溺後，會被太多太深的感情吞沒，溶化；又是害怕接受他後無法承受萬一失去他時的打擊！畢竟她還很年輕，還不懂得怎麼去避免被愛的太多，避免愛的太多！她笑了笑。想起當初分手時，他轉身離去昂揚的臉頰，蹣跚的脚步，那時的她曾在心底悄悄的說著，等我三年，讓我慢慢準備。而這些話終究是說不出口，而他，也終究不曾回頭！

他望著她，縱然心中百般思念，縱然知曉只要下車衝過月台一分鐘的時間就能再次聽見她的聲音，他還是怔怔地望著她，腦海中浮現當日情景。「只要她輕喚一聲就好了！」他想。只要當時她輕喚一聲他的名字，即使她隔他有多麼遠，他都會轉過身來向她飛奔而去！而現在，他終究只能望著她，用最深的思念！

列車緩緩開了，他輕輕揮了揮手，她也是。他迴身返入同學的嘻笑中，卻是眼角餘光瞥見她悄悄地拭淚。心念一動，才要起身下車追去，她的列車也開了。

他輕輕閉上眼睛！
他們擦肩而過！

誰能將浮雲化作雙翼，載我向遺忘的宮殿飛去？

有時我恨這顆心是活、是會跳躍、是會痛苦，
但我又怕遺忘的宮殿裏，就連痛苦也付闕如。

輕輕哼起「遺忘」，他在象山頂上躺成一個大字。時間大約是早秋時分的一個黃昏，空氣中飄浮著一絲甜甜的草香，仰望天際有彩雲絢麗變幻，看著落日緩緩隱去，山下灯火賤了賤眼睛，很溫馨很甜蜜的氣氛，卻是忽然間覺得這些離他都遠，自己一人彷彿超脫這些幸福，孤獨的處在山頭，沒來由地悲愴起來！

悲什麼呢？大概是心痛這些感覺只能自己暗自思量，還是不自覺中撥動心裏那根無法調整的頻率！他很想安慰自己，卻是發覺其實也不需要怎麼安慰。心中似乎有很多傷口，又似乎皆已了無痕跡的癒合！他閉上眼，笑了笑。

再張開眼時，只見繁星萬點，明月皎潔，山下有萬家灯火。心中浮現二句偈語：

「千江有水千江月，

萬里無雲萬里天。」

走吧！千江月，萬里天！